

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學習分享 成德法師分享 （第三集）
2020/3/19 英國威爾士蘭彼得 檔名：55-230-0003

尊敬的諸位同學，大家吉祥。阿彌陀佛！我們《太上感應篇》課程進入第三節課，而剛好我們過年前後經歷到冠狀病毒的影響，我想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這個事件也在讓我們提起高度的警覺性，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提醒我們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眾苦煎迫。所以對世間不能有絲毫的貪戀、留戀，要懂得無常迅速，「何不於強健時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！」而且這個事件也在給我們說法，所謂「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」，現在果報現前大家很害怕，但是真正覺悟的人他是從中看到原因，從原因來化解就不會有惡果。我們學這一門課程，最重要的也是讓我們深信因果，然後能夠幫助自己、幫助眾生，能夠斷惡修善，能夠過上幸福的人生。因為共業當中有別業，哪怕世間天災人禍很多，但是我們只要走的是純淨純善的人生方向，這些共業我們也可以能夠避免。

所以這門課很重要，而且我們之前也已經講到，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「不獨為《感應篇》註之王」，不只是《感應篇》註解的王，就是最好的註解，「實為一切善書之王也」，等於是在一切善書當中，它是頂法，它是最完備的。我們真的藉由這堂課去深入，那儒釋道三教、世出世間的教誨，我們就能掌握。我們說一經通一切經通，這一部《彙編》通，我們往後再學任何一部儒釋道的經教，應該是可以觸類旁通，駕輕就熟。所以學習不是知識性的積累，更重要的是能夠貫通，一以貫之，那就是一即一切、一切即一，學通一部，一切就能掌握住了。孟子說的，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，他就是掌握住了。其實所有的經論，學的就是能掌握住

覺迷，「聖狂之分，在乎一念，聖罔念則作狂，狂克念則作聖」。所以我們得掌握根本，就像上一節課說的，重在養心，從根本修，而且重視領悟。

師長老人家是我們的好榜樣，他老人家提到，他跟李炳南老師學《華嚴經》，學了一卷他就懂得怎麼講了，所以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不是死記硬背的。後來老人家也在北部（台北）講《華嚴》，後來《華嚴》的進度還超過李炳老。師父講這一段也在啟示我們，我們學教、我們弘法利生，走的也是觸類旁通的路，也是活學活用，不能學死的學問。所以孔子說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」。我們用當下的悟性去接觸一切人事物，每天都有領悟、每天都有提升。所以希望大家在這一門課當中能有更深更廣的受用、收穫。

而我們因為遇到這一次的冠狀肺炎，很多課程都要調整，甚至於時間都比較緊迫，包含大家上一門英文的課，論文、口試部分，都要在之後完成。所以成德覺得大家這一個禮拜就放輕鬆來聽課就好了，然後把時間可以再用在完成上一門課的essay。我們這一門課的口試安排在最後第四週就可以了，四月八號、四月十號，那一週的禮拜三、禮拜五，所以大家學這門課不要有壓力。每一個禮拜五下午我們會有共同的研討，當然，假如大家還有更多希望探討，或者要解答一些疑問的，我們都可以再安排時間。因為我們這門課具體上課時間只有四十個小時，其餘一百六十個小時是大家自修。當然大家自修時間，覺得也需要成德來參與你們的學習探討，都可以再安排。希望這個禮拜五下午，我們一起研討，首先第一個，我們探討一下，這門課我們的目標是什麼，這個問題在第一節課就有問大家，我們就利用這個時間一起來討論。除了這一個項目之外，還可以談談我們這四節課，一個禮拜上四天，這四節課所學的有沒有

有所領悟？這個領悟就是你以前沒有這個感悟，這四節課聽完有所觸動，可以談一談，這樣才不是學知識。第三個點可以談談，在聽這四堂課的時候，有沒有聯想到之前所學的，不管是進了漢學院以後，還是你開始接觸傳統文化所學的東西，能不能聯想到、貫穿起來？這個就是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，我們是往這個目標在努力、在積累。第四個部分，是除了這四堂課以外，你額外去看《彙編》裡面的資料，因為《感應篇彙編》不可能全講，內容太豐富了，你自己又花時間去看，又覺得特別有領悟、特別精闢的地方，也可以供養給同學們。你這個就是法供養，法供養得聰明智慧。

我們上一節課其實著重在大家學習這門課的態度的建立，我們提到法器，我們的心態對了，才能把這些儒釋道三教的精華都承接下來，進一步解行相應。上一節課也把整個《太上感應篇》的綱領，透過「科會」跟大家講解了一遍。等於整個《太上感應篇》大分七個部分，最主要的我們說正宗分，應該是在善報還有惡報這兩大部分的內容。而我們依據《彙編》提到的這幾段，其實都要用心去體會。像第三頁這一段，「世道不古，人心澆漓，禮教不能勸化，刑罰不能禁止。惟感應二字，可以動其從善去惡之良心。人即不畏王法，未有不畏鬼神者」，基本上人都會畏懼鬼神。所以這一段就讓我們深刻體會到，真的要為往聖繼絕學，首先要重視因果教育、要弘揚因果教育。真正用心的人，這一段聽下去，他使命感就提起來了。

下一段，「人謂此篇出自道藏，遂疑與儒相背。此總是未曾精研儒書」。其實他是在解答人家可能產生的疑問，因為一質疑，疑就是最大的煩惱、最大的毛病，對一部經、對一個法門、對一家之言，他產生疑惑，他學不進了。善學的人，你在面對每個人的疑惑，你能不能從不同角度去掉他的疑惑？畢竟儒釋道，在世間讀書人

是以儒家為主，接觸得比較多，這個作者他馬上就舉儒家這些讀書人都熟的教誨，不管是《易經》的，還是六經裡面講的，就讓大家起信，不只是道家講因果，儒家也講。所以段段對我們都有受用，要善用心去領悟。包含下一段的目的是在哪？「此篇所載善惡，纖悉畢具，即唾欬歌哭，皆謂有關天鑒」，都有上天在鑑察。「人讀此等語，皆疑為渺茫恍惚，不可究詰」，不可探究。其實他是「不知慎小謹微之道，固聖賢所貴也」，聖賢儒釋道修學最重視的，都是從細小的地方下功夫，甚至是人家看不到的地方。《大學》說，慎獨是「毋自欺也」，甚至於佛家講的「從根本修」，從起心動念處這麼細微的地方去修。作者很有心，他接下來還是舉儒家的教誨，《書經》「細行不矜，大德之累」，還有《易經》，來開解，來讓我們產生一個重要的學習心態，就是從小處、從隱微處、從根本處下功夫。所以師長老人家有寫過好像是管子的教誨，「修小禮，行小義，飾小廉，謹小恥，禁微邪」，那個是去對治禁止什麼？很細微的邪念。「此是勸民之道，治之本也」。你要治理好家庭、治理好社會國家，都要從勸導老百姓，從這些小處下功夫。

下一段還舉了明崑山進士王志堅的一段領悟，而這一段他的目的在哪，我們也要看懂。所以以後研討，可能成德會盡量不說話，讓大家談談，你看每一段《彙編》，你的感悟是什麼？像這一段成德看了，一來了解到這位王志堅先生，他希望大家能明白太上的苦心。他的經文當中，用我們佛家講三根普被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的人都能在這一篇《感應篇》當中得到受用，不單只是接像禪宗這樣上上根的人。他也是神交太上老君。我們讀每一篇經文、看每一篇註解，能不能神交古人？因為我們看不懂太上的用心，信心一打折扣，「怎麼連這些都談？」那這裡面就有疑，這裡面恭敬就不足了，受用就有限。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，所以

信重要！為什麼師長老人家說最佩服孔老夫子的一句話？這老人家用心良苦。孔子那麼多教誨，為什麼師長要特別挑一句出來？因為這一句是我們能不能入聖教的關鍵，慈悲，怕我們誤了一生遇聖教的機緣，特別舉孔子這八個字：「述而不作」，對治我們的傲慢，傲慢是瞋恚的核心；「信而好古」，對治我們懷疑，懷疑是愚痴的核心。

所以李炳南老師大智慧，他在護念學生那個機會點都抓得淋漓盡致。就像師長老人家出家之後兩年受具足戒，下了車，李老在門口等，遠遠看到師長，手就指著：「你要信佛，你要信佛！」這個故事我們也聽了不少次了，其實會聽的人，每一個故事、每一個道理馬上什麼？就像這第五頁講的，「字字反入身來，有無是事」，馬上就有受用了。你看師長老人家印象深刻，「我都受具足戒了，出家就開始講經了，怎麼老師還提醒我要信佛？」結果李老就牽著師父的手，之後坐下來，舉例子給他聽，很多名山寶剎的方丈住持一生還是不信佛。他真信佛了，他不會怨天、不會尤人；他真信佛了，他會努力的去做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，種因得果；他真信佛了，不會有未來的擔憂、未來的煩惱。所以信佛重要！所有的煩惱，都因為信動搖了才有煩惱。我們從一開始修行，到這一生修行結束，其實所有的考題都離不開信心。所以為什麼《金剛經》說，信心清淨即生實相，有道理。

曾經成德遇到一個同修，當時候成德給他介紹《觀音感應靈課》，這部書裡面有三十二卦，也是印光大師提倡。這部書有來歷，當時候玄奘大師到西天取經，他在很難抉擇的時候會用這部書，而且他在危難當中都有觀音大士幫助他。成德推薦給這個同修，過一段時間成德問他，他說他沒有用。為什麼？他說這三十二卦裡面上上籤比較多。其實他的念頭可能就是，上上籤比較多，好像在機率

當中就有點不平衡，這個中上籤、中下籤、下下籤不多。你看他還沒有用，這個疑就上來了，他就不得受用了。所以我們假如以前學的不先放下來，就會常常用這個來衡量。其實我們懂的是有限的，就像我們的眼睛看到的可見光，只是所有光裡面的一小段，其他都存在，我們沒看到。所以眼見為實還是有待商量的，科學已經證明，可見光是有限。所以為什麼要聽聖言量？聖人在二十層樓，他看到的境界我們看不到，可是我們能信，我們先照著做，就得受用了。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，《金剛經》這段話重要。我們現在不可能一下子契入聖賢境界、佛菩薩境界，可是我們能信聖言量，這個就得大的益處、受用。所以誰有福報？老實、聽話、真幹的人有福報。為什麼說我們閩南話講「天公疼憨人」，上天為什麼比較疼，這個比較當然是譬喻，不是說他偏心，比較疼憨憨傻傻的人？因為他沒有那麼多的懷疑、那麼多念頭，叫他做他就做了，而且他對聖人不懷疑。就像鍋漏匠為什麼得那麼大利益？諦閑老法師一講他就做了。他老實到什麼程度？他連問為什麼要念阿彌陀佛、要念多久、念了之後有沒有什麼好處，人家這些念頭都沒有，他就是完全信任老師，照念。你看他得的受用，三年就念到站著往生了，品位很高的。

下一段又是提醒我們另一個心態，就是時時自己是當機者，這又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態。「字字反入身來，有無是事，漸漸寡去。日日如此，年年如此，自然動處是善，觸處是善矣」，所以時時反觀。「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；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進」。而且一發現過失，要反觀，認知到了，要提醒自己不貳過，提醒自己「如斬毒樹，直斷其根」，「如毒蛇嚙指，速與斬除」，用這樣的態度不只知過，也用這樣的態度去改過。所以這段後面講要實行、奉行，不能只是落諷誦祈福這樣的一個心境而已，是真

的下功夫，「現生優入聖賢之域，報盡高登極樂之鄉」的志氣來學習。

接著，談了這些心態以後又舉例子，理事圓融，來讓我們去體會。像舉的這些例子，就是讓我們還是起更大的信心。就像《了凡四訓》的「積善之方」一開頭提醒我們，確實是要知道善惡，而且先舉十個例子，都是善有善報，增長我們的信心，讓我們非常願意、愛樂去行善。這個例子我們就不多說明了，上一節課有談到。

其中有個例子是明朝錢塘于玉陞他的太太梁氏，像故事當中事中有理，善於去領會的人，在一個故事當中他能體會到非常多的學處、悟處。比方這個故事講梁氏病了三年，這是重病纏身，結果一天晚上夢到法雲大士降雲端中。像成德看到這一段，聯想到「勸發菩提心文」裡面說到，佛菩薩是「世世生生隨逐於我」，什麼時候幫助我們？連在夢中都在點化我們，增長我們的善根。這是佛菩薩的慈悲，同體大悲的恩德，所以我們要有信心。就像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，觀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其實再延伸開來，清淨海會眾菩薩，「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」。我們從這個故事再深刻體會，佛菩薩同體大悲無處不在，那有什麼好擔心的？有什麼好覺得孤獨、無依無靠？那不是不明事實真相、自尋煩惱？所以師父老人家提到，真正用功、真正相信，都可以感覺到佛菩薩隨時在護佑、隨時在加持。也有同修他有感應，感應夢到師父上人去幫助他、去點化他，這個都是好的感應，這個也都呈現了佛氏門中不捨一人。包含這篇故事第三段，蓮池大師示曰，「病從業生，業從心生。力行功德，可以延齡」。祖師先用理給他說明白，病是業力來的，業是我們過去今生錯用了心造的，罪從心起，還從心滅。明理了，就肯依教奉行；不明理，抱怨，怎麼是我，不是別人？理講完了，祖師接著再指導他落實在事相，所以用《感應篇》授予他。這個都

可以感覺到蓮池大師在利益眾生的細膩，理給他講明白了，業造成的，趕緊要斷惡修善。他聽完，好！具體怎麼做？《感應篇》非常具體，善舉了那麼多，惡也很完備。所以一個故事學處甚多。

第十七頁，我們又談了《迪吉錄》這一大段。首先它第一個，讓我們起堅定的信心，這個很重要，信為道元功德母。

接著又說，囑咐我們勤修，要很勤奮的修持，不能有一天沒一天。什麼態度來勤修？「常如天地臨我，鬼神詔我」。這個跟袁了凡先生用功一樣，時時都是覺得天地鬼神都在身邊，不敢造次。而且這裡提到，「方不辜負此身」，這個才不會糟蹋了人身難得、佛法難聞、中土難生的因緣。我們假如沒有這樣的態度，那很可能就「悠悠忽忽，日復一日。人壽幾何」，人能活多少年？從生到死有多遠？呼吸之間，不是很長。「待我徐徐積累」，徐徐就是慢慢來，「恐無常猝至」，猝就是突然間，「嗟何及矣！」到那個時刻再後悔、感嘆來不及了，被無常吞了。所以省庵大師提醒我們，「西方佛國，非悠悠散善所能致」，不是這樣很散漫去行善、去修行能夠成就得了。雖然是易行道，它是比其他法門容易，不是說它很容易就成就了。所以下一句說，萬劫生死，我們輪迴了無始劫，「萬劫生死，非因循怠惰所能脫」，這個輪迴，不是說我們每天因循苟且、很懈怠懶惰就能脫離了，那不可能的。所以這個囑勤修重要。

再來，重養心，其實這個就是從根本修。而且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，心是根本，發意圓成，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。進一步，編者這個論理也讓我們印象很深。首先舉了管子，管子確實是個大政治家，研究《群書治要》，這個《管子治要》很好的教導，尤其其他能夠轉禍為福，一件不好的事，他可以順勢把它變成好的發展。所以現在看到我們中國大陸遇到了冠狀肺炎，實在講，一般的人在這個境遇當中就覺得禍來了，很痛苦、很沮喪。但是政府它非常有

擔當的來面對它，馬上封城處理，這是把百姓的性命很重視。結果努力了這一段時間，整個瘟疫就控制下來了；反而歐美不夠重視，結果現在他們爆發了。看起來是壞事，結果卻展現了我們大陸在面對疫情提起的是一種擔當，提起的是老祖宗的這些教導，那就表了一個好的法。所以多難興邦、禍能生福、禍福相倚，這些道理就在我們的人生，就在當前的社會、當前的世界局勢當中，我們能真的去力行，就可以感受到這些教誨的力量。大陸表好的法，很可能讓全世界對中華文明有信心、對中醫有信心，以至於對於中國人如何辦政治有信心。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」，所以老子《道德經》提到的禍福相倚有道理，看怎麼來轉，轉境界。但是要轉境界，首先根源是轉心，「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」，心態對的人，事事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。

這裡舉的例子，舉到「管子云：喜氣迎人，親於兄弟」，面上無瞋供養具；「怒氣迎人，慘於兵戈」，我們說怒是猛虎，我們脾氣不好，話還沒說，人家壓力就很大，所以這個心重要。「《南華》亦云」，這個也是道家的經，《南華經》說的，「兵莫慘於志，而鎡鋸為下」。用兵，這個「志」一般解釋就是志氣。軍隊最怕的是什麼？喪失志氣，沒有信心。所以《論語》說，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」，去兵、去食，但是老百姓對政府的信心不能去掉。就像一個軍隊，你哪怕人數、兵器輸給人，但是這個志氣不能少、信心不能少。所以這個是藉由用兵來比喻最重要的還是心；而「鎡鋸」是寶劍，你所擁有的兵器還是其次。「由此言之，志氣之間，於物未有所濟」，好像對這個事物還沒有直接的幫助。「而含和飲醇」，因為你是一種太和之氣，讓人家如沐春風，好像喝甜酒一樣。「固已捷若桴鼓」，達到好的幫助效果，我們說振奮人心，就像用桴敲鼓，咚咚咚咚。這個鼓也是樂器之一，感覺他一敲鼓，好像

那個士氣就很振奮。就像我們也有經驗，師長老人家到漢學院來，我們所有的同仁、同學們，一看到老人家他那個和藹可親、那種笑臉迎人、那種謙和，他連話都還沒講，大家的心就化了。所以說「含和飲醇，固已捷若桴鼓」。還有同修說：「奇怪，我還沒看到老人家，好像一大堆問題；怎麼一看到他，啥問題都沒有了？」因為一看到之後，自己心境被老人家所感染。這些話，成德覺得看到經典，還有這些註解，一想想他老人家怎麼做的，就很具體。

接著舉例，「昔禹稷佐堯舜定天下」，大禹、后稷輔佐堯舜定了天下。尤其像大禹治水這麼多年，「水民而致居之」，這百姓本來都是在水患當中，後來能夠安居樂業；「飢民而致飽之」，人民能吃上飯。「固功德浩大，實被斯民矣」，他確實是庇蔭了天下百姓。「而尼山布衣」，尼山指的是孔子，他沒有當大官，他是布衣，「一籌未展」，他的理念沒有遇到好的國君來落實，「空言何施？」理念沒有落實，好像沒有直接去利益到百姓。「獨是老安少懷之心，勤懇至死」，他一生懷著就是天下為公，希望老者安之、少者懷之、朋友信之，讓天下人都能安定，過上好日子，這樣的心勤勤懇懇，至死不變。「竟得與南面者比功絜德」，就是他的功業，後世對他的尊崇，跟帝王相媲美，甚至是超過帝王。就像後世帝王讚歎孔子「生民未有，萬世師表」，顯然他對整個民族、整個人類的貢獻，所有的帝王都不能跟他相比，所以「師祀萬世」。「則心之具萬法也」，因為他的心是至誠的，哪怕事上因緣沒有具足，但是發意圓成，孔子的功德是圓滿的。他那個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的奮鬥精神、犧牲奉獻，留在人的心中，最後後世緣成熟，肯聽他的話，那個時代就受益了。所以孔子的教誨雖然當代不能實現，後世多少人拿來修身、拿來齊家、拿來治國、拿來平天下，不都是孔子的功德嗎？所以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。這也是我們中華文明

可愛的地方，它不是看眼前而已，莫以成敗論英雄。所以，則心之具萬法也，它是圓滿的。

「人但能涵養本原」，好好在自己的心地下功夫，全修在性，全性在起修，一切皆從真實心中作，不善的三業都從真實心中把它捨掉、放下。這樣就能「沖和活潑」，這個本有的太和之氣時時可以現前，「不動浮氣」，不動浮躁之氣，不動分別執著。其實會分別執著，還是不信佛。所以古人特別重視要調伏浮躁。心安理得，理得心安，理明白了，心才能安定下來。當然，要先調伏浮躁，心靜得下來，理才能體會，所以為學第一功夫，要降得浮躁之氣定。而我們真正不浮躁了，真正心地恢復誠敬謙和，其實就是接近我們的真心起用了。我們時時心不離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起用就如《妄盡還源觀》的菩薩四德，就如普賢十願起用，就能柔和質直攝生德，攝受眾生，有緣的眾生遇到你，他就得利，菩薩所在之處讓一切眾生歡喜心，感受到你的磁場。

普賢十願（剛好禮拜六農曆二月二十一號普賢菩薩聖誕），普賢行第九，「恆順眾生」。我們現在連父母都不能恆順，父母幾句話我們就抵觸，不能恆順。所以普賢十願第一願是基礎，「禮敬諸佛」，禮敬父母、禮敬一切人。第二是「稱讚如來」，都是看到人家優點，沒有看到人家缺點，不把人家的過失放在心上。所以要有禮敬，之後才能稱讚如來。稱讚如來才上去第三層「廣修供養」，後後勝過前前。所以要恆順眾生，前面這些基礎得到位才行。所以我們一定是禮敬父母，甚至於是把禮敬父母的態度延伸到禮敬一切人、一切事物，就是能順父母，再把順父母的心境延伸到對一切眾生。因為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、未來諸佛，所以孝一切眾生、敬一切眾生，這個孝敬是大根大本。我們有這個孝敬心，就能柔和質直，就能恆順眾生，這樣就能「遇親便能孝，遇物便能仁」，遇到

萬物，事物，仁心就提起來了。這個就是自性真心起作用，自自然然。「遇善便能果」，遇到好事、善事就能盡心盡力，好人做到底。這個就是真心起用，自然中自然相，法爾如是，不是勉強的。當然一開始做會勉強，為什麼？一開始做，強者先牽，我們的自私自利、貪瞋痴慢比較強，所以始而勉強。終則泰然，這個泰然就是「遇親便能孝，遇物便能仁，遇善便能果，遇辱便能忍」，遇到侮辱能夠修忍辱、能夠恆順、能夠包容。「有情無情，有事無事」，面對有情、無情，有事、無事的情況，「都是一團生意」，一團太和之氣，「彌滿虛空界」，愛心遍法界，善意滿人間。「其福德又烏可思議哉！此為善第一切務」。所以這樣的心境來修福德，不可思議。

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講得好（整部《彙編》濃縮可能就是《了凡四訓》，就像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濃縮，一部《心經》），所以《了凡四訓》透了，再來看《彙編》，整個就所謂觸類旁通，整個就領納在心，到時候就頭頭是道、左右逢源，信手拈來都能舉對應的理、對應的故事。這一句「其福德又烏可思議哉」，就讓我們想到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的，「內不見己，外不見人，中不見所施之物，是謂三輪體空，是謂一心清淨。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（所以烏可思議）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」。最重要的普賢的心量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所以重養心，這個是為善最迫切、最重要的第一點。讓我們也聯想到「勸發菩提心文」說，「言多善，則莫若發廣大心」。所以受持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也是發心為首、立願居先，把菩提心要發出來，把真心要發出來。

再來，「一貴堅永」，這個也很重要，要有決心，還要有恆心、毅力。所以二十頁裡面提到，「柳蒲之質，朝種夕發。松柏則不然，困於蓬蒿（就是很多雜草干擾它生長），厄於牛羊（這些牛羊

也在地上踩它，種種可能多少會影響它，但是它都禁得起考驗），而後獲千萬年之用」。所以無欲速，欲速不達。《群書治要360》第一冊第一頁就舉到，「朝華之草，夕而零落」，就像這裡講的「柳蒲之質，朝種夕發」，可是很快就凋零了。所以真正有德的人、有見識的人，都是很忌諱速成。所以為什麼說少年得志大不幸，有道理。我們的心態假如不是有這個堅永心，都是想著要趕快有效果，這個心態怎麼學就學不好了。所以「欲速則不達」，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」，這也是孔子重要的提醒。所以這裡講「今世信善者非無人」，就是信為善得善報的不是沒有人，「而堅永者不多得」，能夠堅持去做，堅持長久，然後又不求善報，信心都不會動搖，這樣的人不多。所以跟大家有分享過什麼是真道人，「造業者百，而為善者一二；為善者百，而向道者一二；向道者百，而堅久者一二（所以這個堅久重要）；堅久者百，而堅之又堅，久之又久，直至菩提，心不退轉者一二」，到這個地步才叫真道人，才能真正了脫生死，才能真正解決問題。做的好事再多，最後不能了脫生死，還是輪迴邊事。所以堅久對我們今生能不能成就是關鍵。

這裡進一步解釋為什麼堅久的人少，原因出在哪？「由其略行數事」，做了一些好事，「間值坎坷」，在這個過程中遇到坎坷的事，「即謬謂天道難知」，他就錯解真理了，說這個天道很難了解，代表他的信心有動搖，「前修頓廢」，前面所修的一下子他否定了，甚至怨天尤人，功就廢了。「皆欲速之心誤之也」，他急於求成、急於得善報的心障礙住了，因為求不得就生煩惱了。「故積德而弱者，福之基」。就是他不積極去行善積德，遇到不順事了，他的心就減弱，這是他的福報、根基不足。所以肯幹，肯堅持幹，這是有福德的人。善根是能聽懂，福德是能堅持幹。「履險而貞者」，他遇到挑戰、遇到險阻，他這個向善的心都不會變，「德之辨」

，就是能分辨出這個人的德夠不夠厚。「古云，樹德如滋」，樹立德行是要滋，就是滋長，愈多愈好，所謂萬善相隨；「除惡務盡」，除掉這些惡的習性、惡的壞毛病，要把它除盡，就是斬草除根，不然春風吹又生了。「每見發祥之家」，就是這一個家家道興盛，原因是什麼？「或累世積行」，就是他們家好幾世積德，「或多年力善」，就是很多年，這個力就是盡心盡力去行善。「餘慶之流」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「非朝伊夕」，不是一朝一夕就達到的。「若小有善果，便希厚福（才積了一點小善，就希求能得到厚福）」，根源已差，何由集慶？」就是他從心地的根源處已經有偏差，他的心態、觀念偏了，因地已經不真了，怎麼可能會能夠積聚厚福、積聚吉慶？說到這裡，都要從根源上找到問題點，就跟中醫治病找到病根才行。所以這個分析很透徹。

講到這裡，成德想到在台灣有一個助念團團長，後來他老年生病了。他本來都是帶著人家去幫助念，結果他生病的時候，人家到醫院去給他助念，他都把人家趕出來。就是因為他去幫人助念，他的心是覺得我行善了，我應該有善果，後來他生病了，他就不信了，就埋怨，把人家趕走，不念了，這個是有求的心。所以「無為而為者真，有為而為者假」，「根心者真，襲跡者假」。他其實是有求，最後求不到了。其實他理不夠透徹，你雖然行善，這個我們後面會講到，因果通三世，你執著一個馬上要看到結果，你積的又不夠，不能滿願，你就失去信心了。所以玄奘大師他一生全心全意為佛教，結果晚年生了大病，可是他深信因果，他面對這個境界起的念頭是，是不是我經翻錯了？他生怕的是貽誤眾生。所以他的念頭裡面，就是念念考慮到為佛法、為眾生，他沒有自己。人求果報就還有個我，心量不夠，沒有像剛剛說的能夠一團生意，彌滿虛空界，心包太虛，沒有在為自己考慮。結果後來菩薩來安慰玄奘大師：

你做的沒有問題的，是你過去生曾經做過國王，殺業太重，這是重罪輕報。所以信佛的人、信因果的人，哪怕遇到自己生重病，或者是有這些災禍現前，他也不懷疑。

接著，「朱天麟曰」，這是明朝末年的一個進士，「有心為感感不靈，有心祈應應不至。此宜聽之自然，不得妄生揣度」。有一句俗話說，有心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反而你用無求的心做更感應，有求的心，心量小。所以「根心者真，襲跡者假；無為而為者真，有為而為者假」，很有道理。「故堅永尤積德之樞要也」，所以這種堅永心實在是積德重要的樞紐。

下一段，「重傳流。經書所在，即屬善緣，祕而不流，必有天殃」，所以把善書流傳也是我們的本分。

最後，「一願增補發揮」。所以我們也是隨喜《感應篇彙編》的功德，我們再發現好的詮釋的這些妙理，可以更詮釋得它深廣的妙理，還是我們所聽到，甚至是自己所遇到的真實的感應，也可以把它記錄下來，匯集起來。所以二十一頁倒數第二行，「一句贊揚便是一句護持善根，一念打動亦是一念消弭罪業。發揮愈朗，至理愈顯，助天闡教，為功厚矣」，幫助上天教化、幫助佛菩薩教化，這個功德就很大了。我們所講的、我們所匯集的，能夠觸動人的善根，那也是消除了自己的罪業，所以這個是更積極的消罪業。我們說不殺生，進一步能夠放生，這個就更積極的持不殺戒；能勸人吃素，這都更積極，不只是止惡，還讓人去行善，還讓人不造惡。所以小乘的戒是戒我們這個不能做、那個不能做，就是不要做這些惡事；但是大乘的戒是更積極的利益他人，所以利樂有情供養，代眾生苦供養，這是大乘戒的精神。

講到這裡，成德就想到陳弘謀先生，他當官責任很重大，可是他還能會集《五種遺規》，成德是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其實最主

要的還是他真正是時時想著後世的子孫、後世的眾生，他再少的時間，他都是化整為零來積累這些寶貴的經教。所以老人家說《五種遺規》的分量跟《群書治要》平等，因為《五種遺規》講的都是根本。《養正》、《訓俗》，你沒有好的風俗、沒有好的環境，人才怎麼出來？《養正》就從小、從根本；《教女》，「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」；還有《從政遺規》、《在官法戒錄》，一個領導人存政舉，他影響一方的教化，都是最重要的。這個增補發揮都是為眾生著想。包含師長他所做的都是利益後世、都是帶動風氣。老人家把《聖經》精華挑出來，把《無量壽經》精華挑出來，就給後世生活這麼緊湊忙碌的人，能夠很快的掌握這些經典的精華。包含《聖經》，其實也是在帶動宗教團結、宗教回歸教育、宗教互相學習的風氣。我們都要看懂老人家這些影響後世的做法。其實這個做法弘一大師也有，《佩玉篇》就是把兩個很好的書的重點把它挑出來，《格言別錄》也是把《格言聯璧》的精華挑出來利益我們。所以慕賢當慕其心，弘一大師的精神、老法師的精神、陳弘謀先生的精神，要跟我們的生命合而為一，那我們就是善學了，我們真的就是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了。我們建立起這些心態，接著我們開始進入經文：

【太上曰。禍福無門。惟人自召。善惡之報。如影隨形。】

在「科會」當中這兩句是總綱，細分為兩個目：感應之理、報應之事。感應之理是『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』。我們看《彙編》的詮釋說到，「此節合下一節為一篇綱領」，就是指一開始這兩段是整個《太上感應篇》的綱領，「乃垂訓之大旨也」，是太上老君教導這一篇《太上感應篇》的宗旨所在。

「論聖賢之心，不因祈福避禍，而後為善不為惡」，這裡也提到，聖賢的存心，不是因為為了求福避禍他才為善不為惡，這是聖

賢人的心境。而我們要了解，大眾是萬品不齊，有智愚賢不肖，根性都不一樣，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聖賢的心境。而有時候我們在談因果報應的時候，可能有人會有一個不歡喜，不是很舒服的感受，就會說，「行善就行善，幹嘛一定要去求那個善報？」他好像覺得這樣不是純善，不是以無求之心去行善，他覺得好像這樣刻意去講這種感應、這些故事，好像跟他的心境不是很相應。我想我們要了解，我們所說一切不能只考慮自己的角度、自己的感受。所謂「教人以善毋過高，當使其可從」，我們去行善不是為了求善報，那是我們的心境，很大比例的大眾他不一定能達到這樣的心境，你能以善惡果報去勸勉他積極斷惡修善也是好事情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當中提到，「發一言、行一事，全不為自己起念」，不是只考慮自己，「全是為物立則」，可能是為了廣大的百姓得利，給廣大的百姓帶一個頭。所以，雖然聖賢之心不是因為要祈福避禍，他才去為善不為惡；但是「論造化之理」，上天這個造化，等於是教化廣大的眾生，他遵循的道理，「積善積惡，而餘慶餘殃，固不爽也」，它也是彰顯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的事實真相，決定是絲毫不爽。這個義理，廣大的群眾他就能夠被勸勉。哪怕你的心境是聖賢存心，你也懂得去帶動百姓行善，甚至於去講這些善惡果報，那整個社會的教化能達到很好的效果。當然，你的境界要繼續轉迷為悟、轉凡成聖，當然是更好了。所以清朝周安士先生說的，人人知因果，天下大治之道也；人人不知因果，天下大亂之道也。不信因果，連法律也很難管得了。

接著繼續闡述，「小曰吉凶，大曰禍福」，小的稱為吉凶，嚴重的、大的是禍福。「無門」，就是沒有一定的門路。「自召」，就是自己感召，「自作自受也」。「言天地無私，因物付物」，天地無私就是上天沒有大小眼、沒有分別心，對誰好一點、對誰不好

一點。這個也很重要，我們首先要建立在這樣對於上天、對於佛菩薩、甚至對天地鬼神的認識，他們都是無私心的。打個比喻，就像下了一場雨，你不能說這場雨喜歡哪棵樹、不喜歡哪棵樹，可是它們吸收的水分不一樣，那個樹根很盤根錯節的它就吸得多，小草它根淺吸得少。佛菩薩、天地鬼神教化，也因人的善根不同，受益不同，所以為什麼說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。而且他們都是道法自然，你修善，他就護持你得善報；你造惡，當然他也不可能讓你能免於惡報。所以還是你行善，天道好還，給你善的果報；你造惡，回應的是惡果。

「禍之福之，本無一定之門，聽招致以為報應。惟在人心自召耳」，所以點出根本還是自己感召的，不是說閻羅王或者哪個神決定的。就好像世間的警察不能判你罪，這個還是要用世間的法律來判。同樣的，天地之間也有天律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會定我們的禍福。師長老人家也說，人生都是自編、自導、自演，就是自作自受，怨不得任何人。所以這句話真聽明白了，不怨天、不尤人。用佛家講更徹底的是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不是別人給我們造成的。就像師長老人家講經常常會舉到，章太炎大師當時有個因緣，陰間東嶽大帝缺人手，找他去幫忙。結果他去了，就反映炮烙之刑太殘忍，就跟東嶽大帝建議能不能去除。東嶽大帝也很有智慧，他不直接回答，他請章太炎大師自己去看，小鬼就帶他到了刑場。他什麼都沒看到，忽然恍然大悟，所有這些地獄的刑罰，是造業的人自己的心變現的，他沒造那個業因，他不會現那個業果，所以是惟人自召，人心自召耳。

「然人一念未起時，此心湛然（人還沒有起念頭，是清淨寂然），如同虛空，何有善惡？只因此念才動，所向好事是善，所向壞事為惡。其先不過起一念、行一事，及後日積月累，遂有善人惡人

之別」。我們追溯到本源，就是一個念頭的起動而已，而隨著這個念頭會延伸出言行，再日積月累，就變善人惡人，其實他們一開始也沒有什麼分別。《三字經》說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苟不教，性乃遷」。所以雖然最初只是一念差別，但隨著他後來所遇到的緣，就像孟子遇到好的緣成聖人，假如遇到不好的緣，可能就墮落得難以挽回。佛覺悟也講了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統統是如如佛；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，我們起念之後，隨著增長了分別執著，愈積愈厚，就變成輪迴的眾生，所以善人惡人之別，「而得禍得福，悉決於起念之時矣」，起念那是一個種子，那是很關鍵的。一念一輪迴，就是一個不能改變的種子。假使百千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所以真正明理的人都在念頭當中下功夫，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。

「故太上開口曰無門，曰自召」，這個就讓我們感覺到要警覺性很高。「慄慄於為人起念之時」，這慄慄就是很戰兢惕厲，戰戰兢兢，在念頭上「吃緊提撕警覺」，警覺性很高。「覺者，內觀洞照也」，這個覺表現在哪？時時善觀己心，洞察自己的念頭。「人心善惡，莫不有幾」，這個幾就是徵兆，有點苗頭了。「一念內照，便知向往」，就知道這會往哪裡發展。「《易》曰，幾者，動之微」，這個徵兆一出現，就會開始發展，為什麼說差若毫釐，謬以千里？「吉凶之先見者也」，就是念頭動處是吉凶最早的可以洞察的根源所在。「於此覷得破、做得主，自然欲淨理純」，假如時時能夠在起心動念處做得了主，自然欲念能夠消，自己的真心純善能夠提得起來、能夠保持。「動與吉會」，這個念頭一動，都是跟吉祥相應。「若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矣」，假如這個念頭不一樣，有一些差別，慢慢發展，愈發展，結果就懸殊像天地一樣。

比方說舉個例子，我們的念頭是替人想還是替自己想，起初只

是個念頭而已。可是發展到最後，替人想，最後是行菩薩道，利益無量無邊眾生，起頭也是一念而已；但是假如這一念是自私，有可能發展到最後窮兵黷武。就像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，你看他命中福報多大，一般的人殺一個人他就要被關起來判刑，他殺幾千萬人，人家還把他當英雄看。就是福報太大，但是念頭是自私，念頭是傲慢、是瞋恚，就麻煩了。一個是菩薩，一個是造了千劫萬劫的地獄業，只因一念是利他還是自私自利。

接著舉宋靈源禪師的一段話，當然每一段舉例都有他的用意，這一段就讓我們體會到，確實是禍福無門，沒有一定的門路。禪師告訴伊川曰，伊川先生是二程子。可見得這時候儒家的學人，也常常到山間去向這些禪師們請教。我們在記錄當中比較少看到，哪個佛門高僧去問儒家的讀書人，請教他問題，記錄往往都是儒家的讀書人去請教佛門高僧，所以才有一句話叫無事不登三寶殿。禪師告訴他：「禍能生福，福能生禍。」所以它是一直在轉變的，並不是有固定的門路。

「禍能生福者」，是什麼道理？「以其處危之時」，他處在厄難、危難的時候，「切於思安」，他非常急切希望能夠得到安定，「深於求理」，他在那個當下，仍希望能夠求得心安理得，能夠搞清楚為什麼我會遇到這樣的情況。所以往往很多人學佛、學傳統文化，都是遇到人生的一些重大挑戰撞擊他的人生，他覺得不得不思考眼前的情況。「尤能祇畏敬謹也」，這個時候他能提起來，要去找答案，要去搞明白道理，然後一翻開經典他就能接受，一聽這些善知識的勸導他就能馬上聽之，然後能夠去效法。這個時候，他的心就懂得敬畏、懂得更謹慎，甚至於懂得去懺悔的話，那不就禍能生福嗎？所以當一個人遇到災禍，他也是業報現前，但是面對的心態對了，心對了，就是種好的種子了。我們看這一次冠狀病毒、冠

狀肺炎的事件，看起來一開始是武漢，甚至是整個中國大陸遇到很大的挑戰，但是因為上到政府、下到百姓，面對的心態對，都是以大局為重，現在就轉危為安。而且展現了什麼？只要能夠讓國家安定，只要能夠讓百姓的生命得到保護，花再多的錢在所不惜。結果很多其他國家不是這麼做，我們可以想像，他們的人民會起什麼念頭？「假如我現在是在中國就好了、就安全了」。所以孟子說「三代之得天下也，以仁」，你有仁愛之心，人心會歸附。我們看夏商周這創始的君王，他們本來都是一個小地方的領袖，最後為什麼可以凝聚人心？就是他們是真實的愛人民。所以這個轉禍為福其實也是憑心地。

「福能生禍」，什麼道理？「以其居安之時，縱其奢念」，他生活得安逸，福報現前，就起了奢侈，享福的時候覺得都是理所當然，「肆其驕怠」，就放肆他那種作威作福，就很傲慢、很懈怠、很懶惰，對人都不恭敬，「尤多輕忽侮慢」。所以我們看富貴人教子比貧窮人教子難，他從小有錢，就驕奢淫逸，就很難管。所以富貴人不懂得教子之道，那這個富貴可能對他、對他的後代反而是禍，這個是福能生禍。所以沒有一定的門路，就看人怎麼用心。

接著這一段也非常有道理。「東嶽大帝訓曰：行善如春園之草，不見其長，日有所增；行惡如磨刀之石，不見其損，日有所虧」，這個譬喻就很形象，春園之草好像你看不到它在長，其實它每天都在增加。所以人的心時時能替人家想，其實一個月、兩個月、三個月之後，他積了幾百善、幾千善，不能疏忽他日行一善的力量。但行惡像磨刀之石，雖然看起來好像不是馬上有損，其實它這個磨刀之石就愈來愈薄了。「禍福密移」，這個密移就是隨時在變化，我們有時候心粗眼翳，不一定看得出來，「迷者罔覺」，迷惑的人他就洞察不出來；真正敏銳，一個人每一天，甚至每個念頭，福報

都有加減乘除。所以為什麼《了凡四訓》說，極善之人，命拘他不得；極惡之人，命拘他不得。極善極惡的人，算命算不準的，因為他這個福報，它是乘、它是除，根本算不了。老法師說，我們能不能往生不用問別人，問自己。這句話就是，自己要能明白自己的命運，自己這一生能不能了脫生死。再拉回來當前，自己能不能真正德日進、福日增，這個得要觀察自己每天的起心動念跟一言一行，所以也不用問別人，更不用問算命先生，得自己做得了主。

接下來這一段，把自召也詮釋得非常清楚。唐六祖惠能大師說，「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」，方寸就是這一顆心；「經云，吉凶禍福，皆由心造」，這都講徹底了。所以我們學佛很幸運是什麼？佛講道理徹法源底，非常透徹。我們一了解根本的道理，就不會去推卸責任，也不會存僥倖心態。

經又云，「罪福二輪、苦樂兩果，皆三業所造（所以惟人自召，惟人的身口意三業感召來的）、一心所感」。「若一念心瞋恚邪淫」，這個就是地獄業（所以師長老人家講經說，十法界依正莊嚴，都是我們的念頭感召來的，平等心感佛法界，瞋恚心感地獄，就像剛剛講，一念心瞋恚邪淫，即地獄業）；「慳貪不施」，不肯布施，太貪心了，餓鬼，「即餓鬼業」；「愚癡暗蔽，即畜生業」，愚痴感畜生道；「我慢貢高，即修羅業」，雖然福報很大，但是貢高我慢，就變成修羅；「堅持五戒，即人業」；「精修十善，即天業」；「證悟人空，即聲聞業」，他能明白苦集滅道，這個是聲聞，就是阿羅漢；「知緣性離，即緣覺業」，明瞭十二因緣的真相，把輪迴斷掉了，就是辟支佛；「六度齊修，即菩薩業」，用六度心，感的是菩薩法界；「真慈平等，即佛業」。「夫心淨則香臺寶樹、淨剎化生，心垢則邱陵坑坎、穢土稟質，非從天降，豈屬地生？祇在最初一念所致」，所以不是上天給的，也不是地長出來的，心

淨則佛土淨，淨土也是自己的心感召變現出來的。「洪名正彰自性，淨土方顯唯心」，所以極樂世界怎麼來的？阿彌陀佛大願大行稱性功德成就的。我們為什麼能去極樂世界？極樂世界也是我們的心想生，那是因為阿彌陀佛的大願大行做我們的增上緣，他的四十八願把我們的大願喚醒，所以往生的人都要發菩提心。他的大行也觸動我們的善根去效法、去學習，尤其他的萬德都含攝在這一句佛號，只要你肯念佛，就把佛果地的功德攝為自己的功德，你自性本有的善根福德就被喚醒了。所以總有道理，總是萬法因緣所生。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是我們的增上緣，「託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」。

所以最後講，「離卻心源，更無別體」，你離開心，哪有萬法？所以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才是根本。

好，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